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九十五

四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七百四十二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九十四

人部五十三

鑒誠

鑒誠三

維
東
三
原詩魏繁欽遠戍勸戒詩曰肅將王事集此揚土凡我

同盟既文既武郁郁桓桓有規有矩務在和光同塵共
垢各竟其心為國蕃輔閭閻衍衍非法不語可否相濟
闕則云補又雜詩曰世俗有險易時運有盛衰老氏

和其光蘧瑗貴可懷 應璩雜詩曰細微可不慎隄隤

自蟻陳賤理早從事安復勞鍼石哲人覩未形愚夫闇
明白曲突不見賓焦爛為上客思願獻良規江海儻不
逆狂言雖寡善猶有如鷄跖鷄跖食不已齊王為肥澤
晉嵇紹贈石崇詩曰人生稟五常中和為至德嗜欲
雖不同伐生所不識仁者安其身不為萬物惑事故誠
多端未若酒之賊內以損性命煩辭傷軌則屢飲致疲
怠清和自否塞陽豎敗楚軍長夜傾宗國詩書著明戒

量體節飲食遠希彭聃壽虛心處沖默茹芝味醴泉何

為昏酒色 增陸機君子行曰天道夷且簡人道險而

難休咎相乘躡翻覆若波瀾去疾苦不遠疑似實生患

近火固宜熱履冰豈惡寒福鍾恒有兆禍集非無端近

情苦自信君子防未然 唐杜甫述古詩曰市人日中

集於利競錐刀置膏烈火上哀哀自煎熬農人望歲稔

相率除蓬蒿所務穀為本邪贏無乃勞舜舉十六相身

尊道何高秦時任商鞅法令如牛毛 又有感詩曰洛

下舟車入天中貢賦均日聞紅粟腐寒待翠華春莫取
金湯固長令宇宙新不過行儉德盜賊本王臣 杜牧
留誨曹師等詩曰萬物有好醜各一姿狀分惟人即不
爾學與不學論學非探其華要自撥其根孝友與誠實
而不忘爾言根本既深實柯葉自滋繁念爾無忽此期
以慶吾門 李商隱詠史詩曰歷覽前賢國與家成由
勤儉破由奢何須琥珀方為枕豈得珍珠始是車運去
不逢青海馬力窮難拔蜀山蛇幾人曾預南熏曲終古

蒼梧哭翠華

增賦後漢班彪北征賦曰夫子固窮遊藝文兮樂以忘
憂惟聖賢兮達人從事有儀則兮行止屈伸與時息兮
君子履信無不居兮雖之蠻貊何憂懼兮 原魏文帝
戒盈賦序曰避暑東閣延賓高會酒酣樂作悵然懷盈
滿之戒乃作斯賦曰惟應龍之將舉飛雲降而下征資
物類之相感信貫徹之通靈何今日之延賓君子紛其
集庭信臨高而增懼獨處滿而懷愁願羣士之箴規博

納我以良謀 吳楊泉贊善賦曰伊善惡之所施乃禍

福之為階行德安而保身妄為害而自危故先民之有

作執溫恭而不虧云顏冉之遭命怪禍福之參差夫二

賢之履道歷千載而見知身既沒而名存厥復戚乎何

為夫死生之有命非神明之所規故積善之家厥福惟

昌積惡之門必有餘殃是以趙武好善厥脣以長三郤

好勝厥身以亡古人從善如不及去惡如探湯何福德

而難值而禍惡之易當 增晉潘岳為長安令作西征

賦述所歷美惡勸戒焉其略曰當休明之盛世兮託菲
薄之陋質納旌弓于鉉台讚庶績于帝室嗟鄙夫之常
累固既得而患失無柳季之直道佐士師而三黜彼負
荷之殊重兮雖伊周其猶殆窺七貴于漢庭疇一姓之
或在無危明以安位祇居逼以示專陷逆亂以受戮匪
降禍之自天孔隨時以行藏蘧與國而舒卷苟蔽微以
繆章患過辟之未遠悟山潛之逸士卓長往而不返陋
吾人之拘攣飄萍浮而蓬轉

原贊晉戴逵三復贊曰嗜好深則天機淺名利集則純
白離識鑒逾昏驕淫彌太心與慎乖理與險會然後役
智以御險履險以逃害故陰陽寇其內人力攻其外陰
陽結則金石為之消人事至則雖智不足賴若然者雖
翠幄華堂焉得而康之列鼎重味焉得而嘗之 周庾
信周公伯禽贊曰伯禽居魯鳴玉來朝周公問政治國
風謡北山有梓南山有喬禮容雖備俯仰無驕
原箴梁武帝凡百箴曰凡百衆庶爾其聽之事無大小

先當熟思思之不熟致成反覆其心不定不可施令是
曰亂常是曰敗政弗止辱身亦喪厥命勿恃爾尊驕慢
淫昏勿謂爾貴長夜荒醉日不恒中月盈則虧履邪念
正居安思危莫言爾賤而不受命君子小人本無定性
莫言人微而以自輕水清照靜表直影端近取諸身無
假遠觀猗歟哲人勿謂斯難 增唐李德裕丹扆六箴
宵衣箴曰先王聽政昧爽以俟鷄鳴既盈日出而視伯
禹大聖寸陰為貴光武至仁反支不忌無俾姜后獨去

簪珥彤管記言克念前志 正服箴曰聖人作服法象

可觀雖在晏遊尚不懷安汲黯莊色能正不冠楊阜慨
然亦譏縹紉四時所御各有其官非此勿服惟辟所難
罷獻箴曰漢文罷獻詔還駟鑾輅徐驅焉用千里
厥後令王亦能恭己翟裘既焚筒布則毀道德為麗慈
儉為美不過天道斯為至理 納誨箴曰惟后納誨以
求厥中從善如流乃能成功漢驚沉酒舉白浮鍾魏叡
侈汰凌霄作宮忠雖不忤而善亦從以視為瑱是謂塞

聰 辨邪箴曰居上處深在察微萌雖有讒慝不能蔽
明漢之孝昭睿過周成上書知詐照姦得情燕蓋既折
王猷洽平百代之後乃流淑聲 防微箴曰天子之孝
敬遵王度安必思危乃無遺慮亂臣猖獗非可遽數元
服莫辨觸瑟始仆柏谷微行豺豕塞路覩貌獻飡斯可
戒懼 宋陳彭年大寶箴曰二儀之內最靈者人生民
之中至大者君民亦可畏天亦無親所輔者德所歸者
仁治亂所始言動之間觀之則易處之甚難苟能慮末

乃可防閑知人則哲視遠則聰葑菲罔捨杞梓乃充不
扶自直惟蓬在麻非揀莫見唯金在沙忠言致益豈讓
膏粱六藝為樂寧後笙簧任賢勿貳堯所以昌改過不
吝湯所以王 程頤視聽言動箴視箴曰心兮本虛應
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為之則蔽交于前其中則遷制之
于外以安其內克已復禮久而誠矣 聽箴曰人有秉
彛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
閑邪存誠非禮勿聽 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

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已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 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厲行守之於為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 朱熹敬齋箴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罔敢或輕不西以東不南

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弗貳以二弗叁以三惟精惟一萬變是監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無違表裏交正須臾有間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冰而寒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九法亦斁於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敢告靈臺

原訓晉潘岳兩階銅人訓曰言之有臧託乎多士言之不臧絕之由已無曰莫傳宣於四海無曰莫聞響振萬里樞機之發榮辱之徵怨豈在大纖芥是興 增唐柳

玳家訓曰夫門地高者一事墜先訓則異他人門高則自驕族盛則人窺嫉實藝懿行人未必信纖瑕微累十手爭指矣所以脩己不得不至為學不得不堅予聞先公僕射言立己以孝弟為基恭默為本畏怯為務勤儉為法居家以忍順保交以簡恭廣記如不及求名如儻來莅官則潔己省事而後可以言家法家法脩而後可以言養人董生有云弔者在門賀者在閭言憂則恐懼恐懼則福至又曰賀者在門弔者在閭言受福則驕奢

驕奢則禍至故世族遠長與命位豐約不假問著龜星
數在處心行事而已夫名門舊族莫不由祖考忠孝勤
儉以成立之亦莫不由子孫頑率奢傲以覆墜之成立
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如燎毛

原誠漢東方朔諫子曰明者處世莫尚於中優哉游哉
與道相從首陽為拙柱下為工飽食安步以仕代農依
隱玩世詭時不逢是故才盡者身危好名者得華有羣
者累生孤貴者失和遺餘者不匱自盡者無多聖人之

道一龍一蛇形見神藏與物變化隨時之宜無有常家
後漢鄭玄戒子曰宿業哀落仍有失誤年入此歲而
七十矣於禮可傳家事今我告爾以老將閑居以安性
覃思以終業非拜國君之命問族親憂患展敬墳墓春
秋觀省野物何嘗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求
為君子之道鑽研勿替敬慎威儀以近有德顯譽成於
僚友德行立於已志可不深念耶 高義方清誠曰天
長而地久人生則不然又不養福祿以全其壽年飲酒

病我性思慮害我神美色伐我命利慾亂我真神明無
聊賴愁毒於衆煩中年棄我逝忽若風過山形氣各分
離一往不復還上士愍其痛抗志凌雲煙滌蕩棄穢累
飄邈任自然退脩清以淨存吾玄中玄澄心翦思慮泰
清不受塵恍惚中有物希微無形端智慮赫赫盡谷神
綿綿存 魏王肅家誠曰夫酒所以行禮養性為歡樂
也過則為患不可不慎是故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
得醉先王所以備酒禍也凡為主人飲客使有酒色而

已無使至醉若為人所強必退席長跪稱父戒以辭之
敬仲辭君而況於人乎為客又不得唱造酒史也若為
人所屬下坐行酒隨其多少犯令行罰示有酒而已無
使多也禍變之興常於此作所宜深慎 王昶家誠曰
夫立功者有二難功就而身不退一難也退而不靜務
伐其功二難也且懷祿之士耽寵之臣苟患失之何所
不至若樂毅帥弱燕之衆東破強齊收七十餘城其功
盛矣知難而退保身全名張良仗劍建策光濟大漢辭

三萬戶封學養性之道棄人間之事卒無咎悔何二賢
綽綽有餘裕哉治家亦有患焉積而不能散則有鄙吝
之累積而好奢則有驕上之罪大者破家小者辱身此
二患也 吳陸景誠盈曰富貴天下之至榮位勢人情
之所趨然古之智士或山藏林竄忽而不慕或功成身
退逝若脫屣者何哉蓋居高畏其危處滿懼其盈富貴
榮勢本非禍始而多以凶終者持之失德守之背道道
德喪而身隨之矣是以留侯范蠡棄貴如遺叔敖蕭何

不宅美地此皆知盛衰之分識倚伏之機故身全名著
與福始卒自此以來重臣貴戚隆盛之族莫不罹患構
禍鮮以善終大者破家小者滅身唯金張子弟世履忠
篤故保貴持寵祚鍾昆嗣 晉李充起居誡曰溫良恭

儉仲尼所以為貴小心翼翼文王所以稱美聖德周達
無名斯亦聖中之目也中人而有斯行則亦聖人之一
隅矣而未俗謂守慎為拘宏退懼為怯弱不遜以為勇
無禮以為達異乎吾所聞也 嵇康家誡曰人無志非

人也但君子用心有所准行當量其善者擬議而後動
若心之所之則口與心誓守死無二恥躬不逮期在必
濟若心疲體懈或牽於外物或累於內欲不堪近患不
忍小情則議於去就議於去就則二心交爭二心交爭
則向所以見役之情勝矣或有中道而廢或有未成而
敗以之守則不固以之攻則怯弱與之誓則多違與之
謀則善泄臨樂則肆情處逸則極意故雖榮華熠熠無
結秀之效終年之勤無一日之功斯君子所以歎息也

若夫申胥之長吟夷齊之全潔展季之執信蘇武之守
節可謂固矣故以無心守之安而體之若自然也乃是
守志之盛者也 增唐姚崇冰壺誠曰冰壺者清潔之
至也君子對之不忘乎清夫洞澈無瑕澄空見底當官
明白者有類是乎故內懷冰清外涵玉潤君子冰壺之
德也玉本無瑕冰亦至潔方圓相映表裏皆徹喻彼貞
廉能守其節凡今之人就列稱臣當官以割剝為務在
上以財賄為親異夫象之有齒以焚其身魚之貪餌以

曝其鱗故君子讓榮不憂辭滿為珍以備其德以全其
貞與其濁富寧比清貧吳隱酌泉龐恭致冰嗟爾有位
祿厚官尊固當聳廉勤之節塞貪競之門冰壺是對炯
戒猶存以此清白遺其子孫 柳玘奢侈戒曰王相國
涯方居相位掌利權竇氏女歸請曰玉工貨一釵奇巧
須七十萬錢王曰七十萬錢我一月俸金爾豈於汝惜
但一釵七十萬此妖物也與禍相隨女不敢復言數月
女歸告王曰前時釵為馮外郎妻首飾矣乃馮球也王

歎曰馮為郎吏妻之首飾有七十萬其可久乎馮為賈相餽門人最密賈蒼頭頗張威福馮召而勛之未浹旬馮晨謁賈有二青衣捧地黃酒飲之食頃而終賈為出涕竟不知其由又明年王賈皆遭禍噫王以珍奇貨為物之妖信知言矣而徒知物之妖而不知恩權赫勢之妖甚於物邪馮以卑位貪寶貨已不能正其家盡忠所事而不能保其身斯亦不足言矣賈之臧獲害門客於墻廡之間而不知欲終始富貴其可得乎此雖一事作

戒數端 宋司馬光戒子曰吾本寒家以清白相承吾

性不喜華靡自為乳兒長者加以金銀華美之服輒羞
赧棄去之二十忝科名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年曰君賜
不可違也乃簪一花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敢
故服垢敝以矯俗干名古人以儉為美德今人以儉相
詬病嘻異哉近世風俗尤為侈靡走卒類士服農夫躡
絲履吾記天聖中先公為羣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
或三行五行不過七行酒沽於市果止於梨栗棗柿肴

止於脯醢菜羹器用瓷漆當時士大夫家皆然人不相
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內
法果肴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案不敢會賓
友常數月營聚然後敢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為
鄙吝故不隨俗靡者鮮矣嗟乎風俗頹弊如是居位者
雖不能禁忍助之乎昔李文靖公為相治第封丘門內
廳事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公歎曰第當傳子孫此為
宰相廳事誠隘為太祝奉禮廳事已寬矣叅政魯公為

諫官真宗召之得於酒家既入問其來遲以實對上曰卿為清望官奈何飲於酒肆對曰臣家貧客至無器皿果肴故就酒家之觴上以其無隱益重之張文節為相自奉養如為河陽掌書記時所親或規之曰公今受俸不少自奉若此公雖自信清約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譏公歎曰吾今日之俸雖舉家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既久不能

頓儉必致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如一日乎
嗚呼大賢之深謀遠慮豈庸人所及哉御孫曰儉德之
共也侈惡之大也共同也言有德者皆由儉來也儉則
寡欲君子寡欲則不役於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
則能謹身節用遠罪豐家故曰德之共也奢則多欲君
子多欲則貪慕富貴枉道迷禍小人多欲則多求妄取
敗家喪身是以居官必賄居鄉必盜故曰侈惡之大也
元廉希憲戒子曰丈夫見義勇為禍福無預於已謂

臯夔稷契伊傅周召為不可及是自棄也天下事苟無牽制三代可復也

原誥宋顏延之庭誥曰若能服溫厚而知穿弊之苦周明之德也厭滋旨而識空噉之急仁恕之功也豈與比髮膚於草石方手足如飛走者同其意哉罰慎其濫惠誠其偏罰濫則無以為罰惠偏則不如無惠嫌或疑心誠亦難分動容竊鈇束裝盜金又何足論也火合煙而煙妨火桂懷蠹而蠹殘桂然火勝則煙滅蠹壯則桂折

故性明者欲簡嗜繁者氣昏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
久而不知其芳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
久而不知其臭與之變矣唯夫金貞玉粹者乃能處而
不汙其身耳故曰丹可滅而不能使無赤石可毀而不
能使無堅苟非丹石之性必慎浸染之由

原銘後漢崔瑗座右銘曰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施
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俗譽不足慕唯仁為紀綱隱身
而後動謗議庸何傷無使名過實守愚聖所臧柔弱生

之徒老氏誠剛強在涅貴不緇暖暖内含光硜硜鄙夫
介悠悠故難量慎言節飲食知足勝不祥行之苟有恒
久久自芬芳 魏卞蘭座右銘曰重階連棟必濁汝真
金寶滿室將亂汝神厚味來殃艷色危身求高反墜務
厚更貧閉情塞欲老氏所珍周廟之銘仲尼是遵審慎
汝口戒無失人從容順時和光同塵無謂冥漠人不汝
聞無謂幽冥處獨若羣不為福先不與禍鄰守玄執素
無亂大倫常若臨深終始惟純 增宋張載東銘曰戲

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於心見乎四支謂非已
心不明也欲人之無已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
誠也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謂已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已
從誣人也或者謂出於心者歸咎於已戲失於思者自
誣為已誠不知戒其出汝者反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
且遂非則不智孰甚焉

原書後漢崔駰與竇憲書曰駰聞交淺而言深者愚也
在賤而望貴者惑也未信而納忠者謗也皆所不宜而

或蹈之者思效其區區憤盈而不能已也竊見足下體
淳淑之姿躬高明之量意美志厲有尚賢之風駟幸得
充下館列後陳是以竭其拳拳敢進一言傳曰生而富
者驕生而貴者傲富貴而能不驕傲者未之有也 梁
簡文帝誠當陽公書曰汝年時尚幼所闕者學可久可
大其唯學歟所以孔丘言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
思無益不如學也若使牆面而立沐猴而冠吾所不取
立身之道與文章異立身須謹重文章且須放蕩 元

帝與學生書曰吾聞斲玉為器諭乎知道惟山出泉譬
乎從學是以執射執御雖聖猶然為弓為箕不無因矣
抑又聞曰漢人流麥晉人聚螢安有挾冊讀書不覺風
雨以至朗月章奏不知燭火為微所以然者良有以夫
可久可大莫過乎學求之於己道在則尊 徐勉與子

書曰家世清廉故常居貧素至於產業之事所未嘗言
中年聊於東田欲穿池種樹少寄情賞又以郊際閑曠
終可為宅儻獲懸車致仕實欲歌笑於斯經營歷年粗

已成立桃李茂密松竹成陰塍陌交通渠畎相屬層樓
迴榭頗有臨眺之美孤岑叢薄不無糾紛之興雖云人
外城闕密邇凡為人長殊復不易當使中外諧和人無
間言先物後已然後可貴老子云後其身而身先若能
爾者更招巨利汝當勉勗見賢思齊不宜忽略以棄日
也非徒棄日乃是棄身身名美惡豈不大哉 范縝與
王僕射書曰君侯匡輔聖朝中夏無虞既盡美矣又盡
善矣唐堯非不隆也門有謗木虞舜非不盛也庭懸諫

鼓周公之才也樂聞譏諫故明君賢宰不憚諤諤之言
布衣窮賤之人咸得獻其狂瞽先王所以有而勿亡得
而勿失功傳不朽名至今者用此道也 增宋畢仲游
與司馬光書曰昔安石以興作之說動先帝而患財之
不足也故凡政之可以得民財者無不用蓋散青苗置
市易斂役錢變鹽法者事也而欲興作患不足者情也
苟未能杜其情而徒欲禁其事是以百說而百不行今
遂廢傷民者一掃而更之則向來用事於新法者必不

喜矣必操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動上意雖致石人而使聽之猶將動也為今之策當大舉天下之計深明出入之數使天子曉然知天下之餘於財也財不足之論不得陳於前矣昔安石之居位也中外莫非其人今欲救前日之敝而左右侍職司使者十有七八皆安石之徒以此救弊如人久病而少間其父子兄弟喜見顏色而未敢賀者以其病之猶在也 明唐順之與楊繼盛書曰執事豪傑士也忘身許國不回不撓使世間

忍全軀保祿之士聞風縮頸蓋媿不暇執事之志則然
而才足濟之然竊有少致愛於執事者頗覺慷慨激發
之氣太勝而含蓄沉幾之力或不及焉且夫直前太銳
近於用壯取必太過近於浚恒在易固有戒矣惟幾也
能通天下之志惟深也能成天下之務自古欲以成務
而或僨焉者未必盡是庸人或豪傑與有責焉耳

原論晉潘尼安身論曰蓋崇德莫盛乎安身安身莫大
乎存政存政莫重乎無私無私莫深乎寡欲是以君子

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然則動者吉凶之端也語者榮辱之主也求者利病之幾也行者安危之決也故君子不妄動也必適於道不徒語也必經於理不苟求也必造於義不虛行也必由於正夫然用能免或擊之凶享自天之祐故身不安則殆言不順則悖交不審則惑行不篤則危四者存乎中則憂患接乎外矣憂患之接必生於自私而興於有欲自私者不能成其私有欲者不能濟其欲理之至也 袁宏去

伐論曰夫君者必量才任以授官參善惡以毀譽課功
過以賞罰者也苟伐其善必忘其惡於是怨責之情必
存乎心希望之氣必形乎色此矜伐之士自賢之人所
以為薄而先王甚惡之者也君子則不然勞而不伐施
而不德致恭以存其位下人不隱其功處不避汙官不
辭卑惟懼不任惟患弗能故力有餘而智不屈遠咎悔
而行成名立也 增魏曹叅六代論曰大魏之興於今
三十有四年矣觀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觀前車

之傾覆而不改其轍跡子弟王空虛之地君有不使之
民宗室竄于閭閻不聞邦國之政權均匹夫勢齊凡庶
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磐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
稷為萬代之業也夫泉竭則流涸根朽則葉枯枝繁者
蔭根條落者本孤故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扶之者
衆也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九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七百四十三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九十五

人部五十四

諷

諷一

原毛詩序曰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 禮記曰事君欲諫不欲陳

陳謂言過於外

又曰父母有過諫而不逆 論語曰

事父母幾諫 白虎通曰孔子曰諫有五吾從於諷諷

也者謂君父有闕而難言之或託興詩賦以見乎詞或假託他事以陳其意冀有所悟以遷於善也 增史記滑稽傳曰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義太史公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

諷二

原說苑曰齊桓公逐鹿入谷見一老公問是為何谷對曰為愚公谷以臣名之公曰視公儀狀非愚人何為以

公名之對曰臣故畜牝牛生子大賣之而買駒少年曰

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傍鄰以臣為愚故名愚公管仲

再拜曰此夷吾之過也使堯在上咎繇為理安有取駒

者乎列子曰晉文公欲伐衛公子鉏仰而笑公問何

故笑對曰笑臣之鄰人也臣之鄰人有送其妻適私家

者道見桑婦悅而與之言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臣竊

歎之也公乃止晏子曰齊景公樹竹令吏守之公出

過之有斬竹者拘之將加罪焉晏子曰君聞吾先君丁

公乎曰何如對曰丁公伐曲沃勝之止其財出其民有
輿死人以出者公怪之令視之則其中有金玉焉吏請
殺其人丁公曰以兵攻城以衆圖財不仁且君人者寬
惠慈衆身不妄誅令吏舍之公曰善令出斬竹之囚

又曰齊景公所愛馬暴死公怒令刀解養馬者晏子請

數之云云

詳馬

韓詩外傳曰齊景公時民有得罪者公

怒縛置殿下召左右支解之晏子左手持頭右手磨刀
而問曰古明王聖主支解人從何支始公離席曰縱之

罪在寡人 增經濟類編曰景公出而見殯謂晏子曰

此何為死晏子對曰此餒而死公曰嘻寡人之無德也
何甚矣晏子對曰君之德著而彰何為無德也公曰何
謂也對曰君之德及後宮與臺榭玩物衣以文繡鳧鴈
食以菽粟何為其無德也顧臣願有請於君由君之意
自樂之心推而與百姓同之則何殯之有 又曰魯哀
公問孔子曰予聞忘之甚者徙宅而忘其妻有諸乎孔
子對曰此非忘之甚者也忘之甚者忘其身公曰可得

聞歟對曰昔夏桀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不脩禹之道毀壞辟法裂絕世紀此忘其身者也公愀然變色曰善

原孔叢子曰陳惠侯大城因起陵陽之臺未終而坐法死者數十人又執二監吏將殺之孔子適陳聞之見陳侯與俱登臺而觀焉孔子曰美哉斯臺自古帝王為城臺未有不戮一人而致功若此者也陳侯默赦所執吏左傳曰魏獻子為政梗陽人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樂魏子將受之閻沒汝寬欲諫饋入召之食比置三歎

魏子曰三歎何也對曰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

厭而已獻子辭梗陽人

詳食

說苑曰趙簡子舉兵伐齊

有被甲士公盧笑簡子曰子何笑對曰臣乃有宿笑當

桑之時臣鄰家夫與妻俱之田見桑中女因追之不能

得還反其妻怒而去之臣笑其曠也簡子曰今吾伐國

失國是吾曠也還師而歸新序曰趙簡子上羊腸阪

羣臣皆偏褊推車而虎會擔戟行歌簡子曰寡人上阪

羣臣推車會獨行歌不推車是會為臣而侮其主其罪

何若對曰臣侮主之罪當死君雖聞為臣侮主之罪亦聞為人君而侮其臣者乎簡子曰何若對曰智者不為謀辯者不為使勇者不為鬪夫智者不為謀則社稷危辯者不為使則指事不通勇者不為鬪則邊境侵三者不使則君難保簡子乃罷推車 國語曰晉平公射鵠使豎襄搏之不得公怒將殺之叔向曰君必殺之吾先君唐叔射兕於徒林殪以為大甲以封於晉今君嗣唐叔射鵠不得是揚吾君之恥速殺之無令遠聞君忸怩

乃赦之 新序曰魏文侯與大夫坐問曰寡人何如君

也羣臣皆曰君仁君也次問翟璜曰君非仁君也曰子
何以言之對曰君伐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
長子臣是以知君之非仁君也文侯怒而逐翟璜翟璜
趨而出次任座對曰君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
臣聞之其君仁者其臣直向翟璜之言直臣是以知君
仁君也文侯曰善復召翟璜 禮記曰陳太宰嚭使於
師夫差謂行人儀曰是夫也多言盍嘗問焉師必有名

人之稱斯師也則謂之何太宰嚭曰古之侵伐者不斬
祀不殺厲不獲二毛今斯師也殺厲與其不謂之殺厲
之師與說苑曰吳王欲伐荆舍人小孺子懷丸操彈
遊於後園露沾其衣王曰何沾衣如此對云云王曰善
哉乃罷兵

詳雀

呂氏春秋曰楚莊王立三年不聽朝成

公賈入諫曰有鳥止於南方之阜三年不動不飛不鳴
是何祥王曰是鳥雖無飛飛將冲天雖無鳴鳴將駭人
賈出矣不穀知之矣明日朝所進者五十人所退者五

十人羣臣大悅 史記曰孫叔敖病將死屬其子曰貧

困往見優孟後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孟曰無遠

行即為叔敖衣冠抵掌談笑莊王大驚以為叔敖復生

也欲以為相對曰請與婦計之三日後優孟來王曰何

如曰婦言無為楚相叔敖盡忠以治楚楚得以霸今死

其子無立錫之地必如叔敖不如自殺王乃召孫叔敖

子以四百戶奉其祀 又曰秦二世欲漆其城優旃曰

善主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易為漆耳難為蔭室二世

笑而止 又曰東武侯母嘗養漢武帝號大乳母乳母

家子孫橫暴徙邊乳母當辭見郭舍人為下泣舍人曰
即入辭去疾步數還顧乳母入辭如其言郭舍人疾言
罵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壯寧尚須汝乳而
活耶尚何還顧於是上憐悲之乃下詔無徙乳母 又

曰田叔相魯初到民訟王取其財物百餘人田叔取渠
率二十人笞各五十怒之曰王非若主耶何敢言若主
魯王聞之大慙 東方朔傳曰人有殺上林鹿者武帝

下有司殺之東方朔曰是人固當死者三使陛下以鹿
殺人使天下以陛下為重鹿賤人匈奴即有急推鹿觸
之上默然遂赦之 增漢書曰王式字翁思為昌邑王

師王嗣立以行淫亂廢昌邑羣臣皆下獄誅唯中尉王
吉郎中令龔遂以數諫減死論式繫獄當死治事使者
責問曰師何以亡諫書式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
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為王反復誦之也至
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為王深陳之也臣以三

百五篇諫是以亡諫書使者以聞亦得減死論 魏志

曰賈詡字文和初文帝為五官中郎將而臨淄侯植才
名方盛有奪宗之議文帝問詡自固之術詡曰願將軍
恢崇德度躬素士之業朝夕孜孜不違于道如此而已
帝從之深自砥礪太祖嘗屏人問詡詡默然不對太祖
曰與卿言而不答何也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耳
太祖大笑於是太子遂定 又曰辛毗嘗從帝射雉帝
曰射雉樂哉毗曰於陛下甚樂而於羣下甚苦帝默然

為之希出 原蜀志曰天旱禁酒釀者刑吏索得釀具
欲令與作酒者同罰簡雍從先主遊見一男子行道雍
曰彼有淫具與欲釀者同先主大笑而原欲釀者

詳酒

世說曰桓玄好獵麋兔騰逸叅佐無不被繫桓道恭常
自帶綿絳繩著腰中玄問用此何為答曰公獵好縛人
士會當被縛手不能堪痛也玄自此少差 增經濟類
編曰北漢大昌文獻公劉殷為相不犯顏忤旨然因事
進規補益甚多漢主聰每與羣臣議政事殷無所是非

羣臣出殷獨留為聽敷暢條理商確事宜聽未嘗不從之殷常戒子孫曰事君當務幾諫凡人尚不可面斥其過況萬乘乎夫幾諫之功無異犯顏但不彰君之過所以為優耳 又曰唐以蘇世長為諫議大夫嘗從校獵高陵大獲禽獸高祖顧羣臣曰今日政樂乎世長對曰陛下遊獵薄廢萬機不滿十旬未足為樂高祖變色既而笑曰狂態復發耶對曰於臣則狂於陛下甚忠嘗侍宴披香殿酒酣謂高祖曰此殿煬帝之所為耶高祖曰

卿諫似直而實多詐豈不知此殿朕所為而謂之煬帝

乎對曰臣實不知但見其華侈如傾宮鹿臺非興王之
所為故也臣昔侍陛下於武功見所居宅僅蔽風雨當
時亦以為足今因隋之宮室已極侈矣而又增之將何
以矯其失乎高祖深然之唐書曰谷那律遷諫議大

夫從太宗出獵遇雨沾漬因問曰雨衣若為而無漏邪
那律曰以瓦為之當不漏帝悅其直又曰文德皇后
既葬帝即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引魏徵同升徵熟視

曰臣眊昏不能見帝指示之徵曰此昭陵耶帝曰然徵
曰臣以為陛下望獻陵若昭陵臣固見之矣帝泣為毀
觀 又曰太宗在翠微宮以司農卿李緯為民部尚書
會有自京師來者帝曰玄齡聞緯為尚書謂何曰惟稱
緯好鬚無他語帝遽改緯太子詹事 又曰崔日用為
吏部尚書會帝誕日日用采詩大小雅二十篇及司馬
相如封禪書獻之借以諷諭有詔賜衣一副物五十段
以示無言不酬之義 經濟類編曰明皇千秋節羣臣

皆獻寶鏡張九齡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
乃述前世興廢之原為書五卷謂之千秋金鑑錄上之
賜書褒美 又曰裴諝為河東租庸鹽鐵使時關輔旱

請入計帝召至便殿問權酤利歲出納幾何諝久不對
帝復問曰臣有所思帝曰何邪諝曰臣自河東來涉三
百里農人愁歎穀菽未種誠謂陛下軫念元元先訪疾
苦而乃責臣以利故未即對帝曰微公言朕不聞此

宋史曰呂蒙正嘗燈夕侍宴太宗語之曰五代之際生

靈彫喪當時謂無復太平之日矣朕躬攬庶政萬事粗理每念上天之貺致此繁盛乃知理亂在人蒙正避席曰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嘗見都城外不數里饑寒而死者甚衆不必盡然願陛下視近以及遠蒼生之幸也 又曰張洞試開封進士進賦題曰孝慈則忠時方議濮安懿王稱皇事英宗曰張洞意諷朕宰相韓琦進曰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上意解 宋史紀事曰英宗初立疾甚舉措或改常度左右多不悅

乃其為讒間兩宮遂成隙及開經筵翰林學士劉敞進

讀史記至堯授舜以天下拱而言曰舜至側微堯禪之以位天地享之百姓戴之非有他道惟孝友之德光於上下耳帝悚然改容太后聞之亦大喜兩宮之疑漸釋

又曰徽宗時宦官漸盛豐稷為御史中丞懷唐仇士良傳讀於帝前讀數行帝曰已諭稷若為不聞者讀畢乃止金史曰世宗嘗問思敬曰朕欲脩熙宗實錄卿嘗為侍從必能記其事跡對曰熙宗內外皆得人風雨

時年穀豐盜賊息百姓安此其大槩也何必餘事上大
悅世宗喜立事故其微諫如此 又曰近侍有欲罷科
舉者上曰吾見太師議之張浩入見上曰自古帝王有
不用文學者乎浩對曰有曰誰歟浩曰秦始皇上顧左
右曰豈可使我為始皇乎事遂寢 又曰世宗欲立元
妃為后以問石琚琚屏左右曰元妃之立本無異詞如
東宮何世宗愕然曰何謂也琚曰元妃自有子元妃立
東宮搖矣世宗悟而止 又曰章宗嘗問漢高帝光武

優劣平章政事張萬公對曰高祖優甚徒單鑑曰光武再造漢業在位三十年無沈湎冒色之事高祖惑戚姬卒至於亂由是言之光武優上默然鑑以元妃李氏隆寵過盛故微諫云 元史曰廉希憲疾世祖詔徵揚州名醫視之希憲服其藥能杖而起帝喜謂希憲曰卿得良醫疾向愈矣對曰醫持善藥以療臣疾苟能戒慎則誠如聖諭設或肆情良醫何益蓋以醫諷諫也 又曰盧世榮以貨利得幸以錙銖培克為功乃建議曰我立

法治財視常歲當倍增而民不擾也詔下會議人無敢
言者董文用陽問曰此錢取於右丞之家耶將取之於
民耶取於右丞之家則不敢知若取諸民則有說矣牧
羊者歲嘗兩剪其毛今牧人日剪其毛而獻之則主者
固悅其得毛之多矣然而羊無以避寒熱即死且盡毛
豈可得哉民財亦有限取之以時猶懼其傷殘也今盡
剝剝無遺猶有百姓乎世榮不能對丞相安圖謂坐中
曰董尚書要不虛食俸祿者議者出皆謝文用曰君以

一言折聚斂之臣而厚邦本真仁人之言哉世榮竟以是得罪又曰庫庫知經筵順帝即位之後剪除權奸思更治化庫庫日勸帝務學凡四書六經所載治道為帝紬繹而言必使辭達感動帝衷而後已若柳宗元梓人傳張商英七臣論尤於經筵誦說左右錯愕有嫉之色明紀事本末曰憲宗時汪直用事勢傾中外天下凜凜有中官阿丑恒於上前作院本頗有譏諫風一日丑作醉者酗酒狀前遣人佯曰某官至酗罵如故又

曰駕至酣亦如故曰汪太監來醉者驚迫帖然旁一人
曰駕至不懼而懼汪太監何也曰吾知有汪太監不知
有天子又一日忽效直衣冠持雙斧趨蹌而行或問故
答云吾將兵惟仗此兩鉞耳問鉞何名曰王越陳越也
上微哂自是而直寵衰矣

諷三

原抒情 寤意

班固賦序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抑亦雅頌之亞也

漢書車千秋無材能術學又無伐閱功勞特以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也

箴規

補察

並白帖

增吳筠微言

崔琦激刺

唐書吳筠字貞節隱南陽玄宗

遣使召見大同殿與語甚悅筠每開陳皆名教世務以微言諷天子天子重之

後漢書崔琦以文章著梁冀

慕其才折節之琦作外戚箴白鵠賦以諷冀怒曰君何激刺之深耶

景伯諫官

鄴侯

小友

唐書李景伯景龍中為諫議大夫中宗宴侍臣酒酣各命為回波詞或以諂媚上景伯獨為箴規

語以諷帝帝不悅中書令蕭至忠曰真諫官也

潛確

類書李鄴侯泌七歲時召至都張九齡尤獎愛之常引至卧内九齡與嚴挺之蕭城善挺之惡誠佞勸九齡謝絕之九齡忽獨念曰嚴太苦勁然蕭軟美可喜泌在旁率爾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而喜

世南規諷

虞集從容

唐書虞世南雖容貌儒懦若不勝衣而志性抗烈論及古先帝王為政得失必存規諷多

所補益 元史虞集每承詔有所述作必以帝王之道治忽之故從容諷切冀有感悟

陳恕不

進 公權無言

宋史真宗即位陳恕為戶部侍郎命條具中外錢穀以聞恕久不進屢趣之恕

曰陛下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臣是以不敢進上嘉之 唐書文宗便殿對六學士上語及漢文

恭儉因舉袂曰此浣濯者三矣學士皆贊詠帝之儉德惟柳公權無言帝問之對曰人主當進賢退不肖納諫

諍明賞罰服浣濯之衣乃小節耳時周墀同對為之股慄

進 醫箴

獻酒誥

唐書憲宗

喜武功且數出游畋柳公綽進太醫箴以諷

元史蕭

料字維斗讀書隱南山者二十年徵拜太子諭德扶疾

至京師入覲東宮書酒誥

誦舞詞

引御序

宋史太宗嘗語

為獻以朝廷時尚酒故也

侍臣曰朕何如唐太宗叅知政事李昉微誦白居易七

德舞詞曰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帝聞之

述起曰朕不及卿言警朕矣 又蔡卞之黨薛昂林自
乞毀司馬光通鑑太學博士陳瓘因策士引神宗所製
序文以問 邵謨三十字 伯雄一卷書 唐書大厯間
昂自議沮

晉州男子郗謨以麻總髮持竹筍葦席行哭長安東市
人問之曰我有字三十欲獻上以一字言一事即不中
以筍貯尸席裏而棄之京兆以聞帝召見問狀多譏切
載其言聞者請罷諸州團練使其言監者請罷諸道監
軍大抵類此 金史海陵乙夜問楊伯雄以鬼神事伯
雄進曰漢文帝召見賈誼夜半前席不問百姓而問鬼
神後世頗譏之陛下不以臣愚陋幸及天下大計鬼神
之事未之學也海陵曰但言之以釋永夜倦思伯雄不
得已乃曰臣家有一卷書記人死復生或問冥官何以
免罪荅曰汝置一厯白日所為暮夜書之不可書者是
不可為也海陵為之改容

霍光傳不可不讀 漢高帝為何如人

宋史寇準出陝張詠適自成都罷還準送之郊問曰何以欽準詠徐曰霍光傳不可不讀也準莫諭其意歸取其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矣人物志滕達道字元發微時為范文正公館客常私就狹邪飲范病之一夕候其出徑造達道書室明燭讀書以俟元發大醉入門長揖問范讀何書曰漢書問漢高帝為何如人范遂

學善走買脫空

人物志張翥字柔直閬縣人蔡京延為子弟師

京子弟貴倨翥曰若曹學善走否諸生問故曰天下事而翁壞盡矣旦夕亂且作賊必先至而家何不學善走好逃去諸生大駭告京京就請計翥勸京亟引正人因薦楊時可大用然已晚矣事大類聚宋隆興初有胡昉大言誇誕當國者以為天下奇才力加薦引未數年為兩浙漕一日語坐客曰朝廷官爵是買吾曹頭顧豈不可畏適聞人伯卿在座末曰也買脫空胡默然

易于腰笏清臣題詩

唐書

何易于為益昌令刺史崔朴春遊索民牽挽易于腰笏
引船朴驚問對曰百姓春耕且蠶不可役唯令無事可
任其勞朴大慙疾驅去 人物志宋李清臣少負才名
一日往謁韓琦其姪言叔方睡客且去清臣因題詩於
壁曰公子乘閒卧碧幃白衣老吏慢寒儒不知夢見周
公侯曾說當年吐哺無琦見之驚曰吾志此人久矣竟
為東床之選

原智在圖危 直惟惡訐

並白帖

出入諷議

朝夕論思

臨食興歎閤沒言小人之

飲酒流

涕晏子為大臺之役

上見諷二

晏子春秋景公起大臺歲寒役之凍餒者鄉有焉公延

晏子坐飲酒樂晏子歌終喟然流涕公止之曰子殆為大臺之役寡人將罷之

忠而謀國既

三思而後行

敏以悟君亦一言以為智

君心有寤

冀擇善而從之 臣節貴忠終惡許為直者

諷四

原舍肉

左傳鄭伯克段于鄆遂寘姜氏于城穎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穎考叔為穎

谷封人聞之有獻于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繫我獨無穎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

遂為母子如初

刺今

白帖陳古以刺今

增終之以正

後漢

書邊讓作章華賦多豔麗之詞

而終之以正亦如相如之諷也

仕宦捷徑

唐書盧藏用始隱山

中時有意當世人目為隨駕隱士晚乃徇權利務為驕縱素節盡矣司馬承禎嘗召至闕下將還山藏用指終

南曰此中大有佳處承禎徐曰以僕視之仕宦之捷徑耳藏用大慙

并禁月明

五代史李茂貞

居岐為岐王嘗以地狹賦薄下令權油因禁城門無內松薪以其可為炬也有優者誚之曰臣請并禁月明茂貞笑而不怒

天何言哉

宋史真宗時有天書見於承天門孫奭言於帝曰天何言哉豈有書

也帝

遠佞人

事文類聚王荆公與呂惠卿論新法王平甫吹笛於內荆公遣人喻曰請學士

默然

放鄭聲平甫應聲曰願相

公遠佞人惠卿深銜之

留題齋壁

人物志宋張伯麟字慶符以明

經入太學秦檜主和議百執事相戒以言伯麟觀時事憤之留題齋壁云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檜聞之

下獄捶楚

不忘規戒

金史海陵登瑞雲樓納涼命楊伯雄賦詩其卒章云六月不知

流吉陽軍

炎鬱到清涼會與萬方同海陵忻然以示左

右曰伯雄出語不忘規戒為人臣當如是矣

治道貴

靜

又海陵銳於求治楊伯雄為右補闕修起居注海陵講論每至夜分嘗問曰人君治天下其道何貴對曰

貴靜海陵默然明日復謂曰我遷諸部分屯邊戍前夕之對豈指是為非靜邪對曰徙兵分屯使南北相維長策也所謂靜者乃不擾之耳

應制規諷

元史閻復字子高至元間王磐薦為翰林應奉扈駕

上京賦應制詩二章寓規諷意世祖顧和禮霍孫曰有才如此何可不用

移置鎮紙

彙苑明耿

通為都給事一日成祖覽奏牘鎮紙金獅敲側將墜通趨進移置案中上謂曰幾危哉通曰古人安不忘危況敢忍視其墜上顧侍臣曰一器之微置於危處則危置於安處則安況天下大器也獨可置之於危乎擢通大理寺卿

不盡有常

明紀事本末孝宗召問劉大夏曰徵餼俱有常何至今而言民窮財盡也

大夏對曰正謂其不盡有常耳

何患無夷齊

又王守仁提督江西致仕侍郎李士實素與宸

濠通一日守仁見宸濠舉宴士實亦在坐宸濠因言上
政事闕失外示愁歎士實曰世豈無湯武耶守仁曰湯
武亦須伊呂宸濠曰有湯武便有
伊呂守仁曰有伊呂何患無夷齊
至南都中使矯詔令泗州進美人善歌吹者數十人時
汪應軫以給事斥知泗州上言泗州婦女荒陋且近多
流亡無以應敕旨臣向募桑婦十餘人僅蒙
納之宮中俾受蠶事實於治化有裨事遂寢
耳又明屠漸山諭德一日欲治僕某怒甚僕惶遽求解
於夫人夫人笑謂買一大魚來莫測其指漸山嗜魚
見而詫其肥夫人從旁微哂
曰但水寬耳僕以此獲免

諷五

原詩漢韋孟諷諫詩序曰孟為楚元王傳又傳子夷王

及孫王戊荒淫不遵道孟作詩諷諫曰肅肅我祖國自
豕韋黼衣朱紱四牡龍旂彤弓斯征撫寧遐荒總齊羣
邦以翼大商迭彼大彭勲績惟光至于有周歷世會同
王赧聽譖實絕我邦悠悠嫚秦上天不寧乃睠南顧授
漢于京乃命厥弟建侯於楚俾我小臣惟傳是輔兢兢
元王恭儉靜一惠此黎民納彼輔弼爰及夷王克奉厥
緒咨命不永惟王統祀如何我王不思守保不惟履冰
以繼祖考邦事是廢逸遊是娛犬馬悠悠是放是驅所

弘匪德所親匪俊唯固是恢唯諛是信嗟嗟我王漢之
睦親曾不夙夜以休令聞 魏應璩百一詩曰年歲在

桑榆東岳與我期長短有常會遲速不得辭斗酒當為
飲無為待來茲室廣致凝陰臺高來積陽奈何季世人
侈靡及宮牆飾巧無窮極土木被朱光徵求傾四海雅
意猶未康 晉趙整諷諫詩曰昔聞孟津河千里作一
曲此水本自清是誰攪令濁 又詩曰北園有一樹布
葉垂重陰外雖饒棘刺內實有赤心 又諫歌曰不見

崔來入燕室但見浮雲蔽白日

增遼文妃蕭氏作歌

諷諫其詞曰勿嗟塞上兮暗紅塵勿傷多難兮畏彝人
不如塞姦邪之路兮選取賢臣直須臥薪嘗膽兮激壯
士之捐身可以朝清漠北兮夕枕燕雲 又歌曰丞相
來朝兮劍佩鳴千官側目兮寂無聲養成外患兮嗟何
及禍盡忠臣兮罰不明親戚並居兮藩屏位私門潛畜
兮爪牙兵可憐往代兮秦天子猶向宮中兮望太平
原賦楚荀况賦曰天下不治請陳危詩天地易位四時

異鄉列星隕墜旦暮晦冥幽暗登照日月下藏公正無
私見謂縱橫志愛公私重樓疏堂道德純備讒口將將
仁人詘約教暴擅強天下幽險怨失世殃龜龍為蜺蜺
鵠梟為鳳皇比干見剖孔子居匡昭昭乎其智之明也
郁郁乎其遇時不祥也拂乎其欲禮義之大行也暗乎
天下之晦盲也璿玉瑤琳不知珮也雜布與綿不知異
也閭娵子奢莫之謀也嫫母力父莫知喜也以盲為明
以聾為聰以危為安以吉為凶嗚呼上天曷惟其同

宋玉諷賦曰楚襄王時宋玉休歸唐勒讒之於王曰玉
為人身體容冶口多微辭出愛主人之女入事大王願
王疏之玉休還王謂玉曰出愛主人之女入事寡人不
亦薄乎玉曰臣嘗出行僕飢馬疲主人之女翳承日之
華披翠雲之裘更被白縠之單衫垂珠步搖來排臣戶
為臣炊彫胡之飯烹露葵之美以其翡翠之釵挂臣冠
纓為臣歌曰歲將暮兮日已寒中心亂兮勿多言臣復
援琴為秋竹積雪之曲主人女又為臣歌曰內怵惕兮

徂玉牀橫自陳兮君之傍君不御兮妾誰怨日將至兮
下黃泉 又釣賦曰宋玉與登徒子偕受釣於玄洲而
並見於楚襄王登徒子曰夫玄洲天下之善釣者也以
三尋之竿八絲之線以出三尺之魚於數仞之水中可
謂無術乎襄王曰善宋玉進曰玄洲釣又焉足為大王
言乎善釣者其竿非竹其綸非絲其鈎非鍼其餌非蠙
也王曰願遂聞之宋玉曰昔堯舜禹湯之釣也以聖賢
為竿道德為綸仁義為鈎祿利為餌四海為池萬民為

魚其釣道微矣非聖孰能察之王曰釣未可見也宋玉
曰其釣易見昔殷湯以七十里興利除害天下歸之其
餌可謂芳矣南面以掌天下厯載數百到今不廢其綸
可謂勑矣羣生浸其澤民氓畏其罰其釣可謂善矣功
成而不墜名立而不改其竿可謂強矣夫竿折綸絕餌
墜鈎決魚失則夏桀殷紂不通夫釣術也 晉陸機豪

士賦曰夫立德之基有常而建功之路不一何則循心
以為量者存乎我因物以成務者繫乎彼存乎我者隆

殺止乎其域繫乎物者豐約唯所遭遇落葉候微颺以
隕而風之力蓋寡孟嘗遭雍門以泣而琴之感以末何
者欲隕之葉無所假烈風將墜之泣不足煩哀響也苟
時啓於天理盡於民庸夫可以濟聖賢之功斗筭可以
定烈士之業故曰才未半古功已倍之蓋得之於時勢
也歷觀古今徼一時之功而居伊周之位者有矣夫我
之自我智士猶嬰其累物之相物昆蟲皆有此情豈識
乎功在身外任出才表哉衆心日侈危機將發而方偃

仰瞪盼謂足以誇世笑古人之未工忘已事之已拙然
後河海之跡堙為窮流一簣之釁積成山岳豈不謬哉
故聊賦焉賦曰世有豪士兮遭國顛沛攝窮運之歸期
當衆通之所會苟時至而理盡譬摧枯與振敗因天地
以運動恒才環而功大於是禮極上典服盡暉崇儀北
辰以葺宇實蘭室而桂宮撫玉衡於樞極運萬物乎掌
中伊天道之剛健猶時至而必讐日罔中而弗昃月何
盈而不闕襲覆車之危軌笑前乘之去穴若知險而退

止趨歸蕃而自戢推璇璣以長謝顧萬物而高揖託浮
雲以邁志豈咎吝之能集擠為山以自隕歎禍至於何
及增唐張九齡謝白羽扇賦曰當時而用任物所長
彼鴻鵠之弱羽出江湖之下方安知煩暑可致清涼豈
無紈素彩畫文章復有脩竹剖析毫芒提攜密邇搖動
馨香惟衆珍之在御何短翮之敢當與竊思於聖后且
見持於未央伊昔皋澤之時亦有雲霄之志苟效用之
得所雖殺身而何忌肅肅鳥羽穆如微風縱秋氣之移

奪終感恩於篋中 蕭穎士伐櫻桃樹賦曰天寶八載

予以前校理罷免降資參廣陵太府軍事寓居於紫極
宮之道學館廟庭之右有大櫻桃樹高累數尋條暢蒼
蔚攢柯比葉擁蔽風景中外斯隔予實惡之懼寇盜窺
窬因是為資遂命伐焉聊託興茲賦以儆夫在位者爾
賦曰古人有言芳蘭當門不得不鉏眷茲櫻之攸止亦
在物之宜除觀其體異脩直材非棟榦外陰森以茂密
中紛錯以交亂先羣卉以効諂望嚴霜以彫換長廊霞

截高殿雲褰實吾君聿脩祖德論道設教之筵宜乎時
以芬馥樹以貞堅松篠桂檜莖若蘭荃猗且美其在茲
爾何德而居焉擢無庸之瑣質蒙本枝而自庇汨羣林
而非據專廟庭之右地雖先寢之式薦豈和羹之正味
每俯臨乎蕭牆姦回得而窺覲於是命尋斧伐盤根密
葉剝攢柯焚朝光無蔭夕鳥不喧肅肅明明曠蕩堦軒
清光定心服物偉量包荒耿求賢兮不及慎乃憲而惟

此賦諷李
林甫也

宋楊億君可思賦曰若夫晬穆東房徯望

康寘之近署采其寸長遇忠見察浸潤無傷丁寧一札
在宥三章動羣倫之聳羨曷丹心之弭忘盛憲多憂長
卿沈疾退迹東岡之陂舉首長安之日色變愁鬢讒消
病骨周田食粟聊強飯於數升江徑誅茅姑却埽於一
室豈不念悲哀作主畎畝思君羈心蘗苦別緒絲棼岷
山一塵幸天畿之接吟成周五世庶宰樹以叅雲

原論魏曹植令禽惡鳥曰國人有以伯勞生獻者王召
見之侍臣曰世同惡伯勞之鳴敢問何謂也王曰昔尹

吉甫用後妻之讒殺孝子伯奇吉甫後悟追傷伯奇出
游於田見鳥鳴於桑其聲噉然吉甫動心曰伯奇乎鳥
乃撫翼其音尤切吉甫乃顧曰伯勞乎是吾子棲吾輿
非吾子飛勿居鳥尋聲而棲於蓋吉甫遂射殺後妻以
謝之故俗惡伯勞之鳴言所鳴家必有尸也此好事者
附名為之說而今普傳惡之其實否也伯勞以五月而
鳴應陰氣之動陰為賊害蓋賊害之鳥也其聲鴟鴞然
故俗憎之若其為人災害愚民之所信通人之所略也

鳥鳴之惡自取憎人言之惡自取滅不能有累於當世也而凶人之行弗可易梟鵩之鳴弗可更者天性然也昔荆之梟將巢於吳鳩遇之曰何去荆而巢吳乎梟曰荆人惡予之聲鳩曰子如不能革子之音則吳楚之民不易情也為之計者莫若宛頸戢翼終身勿復鳴也昔會朝議者有人問曰寧有聞梟食其母乎有答之者曰嘗聞鳥反哺未聞梟食其母也問者慙悵不善也得螻者莫不訓而放之為利人也得蚤者莫不糜之齒牙為

害身也鳥獸昆蟲猶以名聲見異况夫吉士之與凶人
乎增唐杜牧憤河朔三鎮之桀驁而朝廷議者專事
姑息乃作書名曰罪言其略曰國家自天寶盜起河北
百餘城不得尺寸人望之若回鶻吐蕃無敢窺者齊梁
蔡被其風流因亦為寇未嘗五年間不戰焦焦然七十
餘年矣今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最下策為浪
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百九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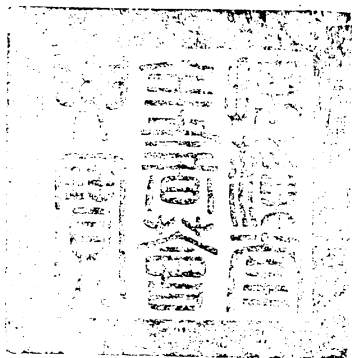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九十五

謹案卷二百九十五第四頁前七行而虎會擔戟
行歌刊本虎訛唐據新序改

第二十一頁前八行祿利為餌刊本祿利訛利人
據宋玉釣賦改

第二十一頁後一行其釣道微矣刊本矣訛也據
宋玉釣賦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蕭九成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錄監生臣周元

謄錄監生臣蔣瞻岵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九十

七六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七百四十四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九十六

人部五十五

諫

諫一

原書曰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又曰每歲孟春適

人以木鐸徇于路其或不恭邦有常刑又曰惟木從

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周官曰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

子以道禮記曰為人臣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

之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從則號泣而隨之 又曰父

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

復諫 孔子曰事君遠而諫則調也近而不諫則尸利

也 白虎通曰諫者問也更也是非相問革更其行也

諫有五其一曰諷諫二曰順諫三曰闕諫四曰指諫五

曰陷諫諷諫者智也知患禍之萌睹其未然而諷告焉

順諫者仁也出辭遜順不逆君心闕諫者禮也視君顏

色不悅且却悅而復前以禮進退指諫者信也指者質

也質相其事陷諫者義也言國之害忘生為君不避喪
身故孔子曰諫有五吾從於諷云云
一 詳諷
說苑曰有
能盡言於君用則留不用則去謂之諫也

諫

原左傳曰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
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故春蒐夏苗
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
用之資阜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畧

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 又曰宋華父督以郕大鼎賂公納於太廟非禮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太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彰也郕鼎在廟彰孰甚焉 又曰晉侯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

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虞虢之謂也 又曰晉師為楚所敗荀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 逸禮曰衛史鰭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死治喪於北堂吾生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者死不能成禮死而置尸於北堂於我足矣靈公往弔問其故其子以父言聞

於公公失容曰吾失矣立召蘧伯玉而貴之召彌子瑕而退之徙喪於堂成禮而後去 晏子曰景公有所愛槐令吏守之犯槐者死有過而犯之者君令吏收而拘之將加罪焉晏子諫曰君窮民財力繁鐘鼓之樂極宮室之觀犯槐者死刑殺不稱賊民之深者也君饗國德行未見於衆而刑辟著於國嬰恐其不可以莅國子民也公曰善罷守槐之役出犯槐之囚 又曰景公為臺臺成又欲為鐘晏子諫曰君今既已築臺矣又斂於民

而為鐘則民必哀矣斂民哀以為樂不祥非所以君民也公乃止 又曰景公畋十有八日而不反晏子往見公比至衣冠盡不正望遊而馳公見逆勞曰夫子何為遽至國家得無有故乎晏子對曰無恙也雖然嬰願有復也國人皆以君安野而不安國好獸而惡人無乃不可乎公於是罷田即日歸 說苑曰晏子復於景公曰朝居嚴乎公曰朝居嚴則曷害於治國家哉晏子對曰朝居嚴則下無言下無言則上無聞矣下無言則謂之

暗上無聞則謂之聾聾暗非害治國家而何且合升斗之穀以滿倉廩泰山之高非一石也累卑然後高也夫治天下者非用一士之言也 呂氏春秋曰衛靈公天寒鑿池苑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哉苑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是以不寒今民衣敝不補民則寒矣公曰善令罷役 王孫子新書曰楚莊王攻宋廚有臭肉罇有敗酒將軍子重諫曰今君廚肉臭而不可食罇酒敗而不可飲而三軍之士皆有饑色欲以勝敵

不亦難乎王曰善 又曰楚莊王坐章華之臺侍御數

百隋珠照日羅衣從風孫叔敖入諫曰昔桀紂行此而
亡今四境內侵諸侯加兵土地日削百姓乖離今君內
寵無乃太盛與王再拜曰寡人過矣微子之言社稷幾
傾於是出宮女之不進者數百人百姓大悅 說苑曰
楚莊王築層臺延石千重延壤百里諫者七十二人皆
死矣有諸御已入諫曰昔虞不用宮之奇而晉并之曹
不用僖負羈而宋并之吳不用子胥而越并之桀殺關

龍逢而湯得之紂殺比干而武王得之遂趨出王遽追之曰吾用子之諫先是說寡人者不足動寡人之心故皆至死明日出令有能入諫者吾與為兄弟廢層臺罷民又曰楚莊王立三年不聽朝令於國曰寡人惡為人臣諫其君者有諫即死無赦蘇縱曰處君之高爵食君之厚祿愛死而不諫則非忠臣也乃入諫王立鼓鐘之間左伏楊姬右擁越姬曰吾鼓鐘不暇何諫之聽縱曰臣聞之好樂者迷荆國亡無日矣王曰善左執縱手

右抽佩刀刎鐘鼓之懸明日授縱為相 又曰晉靈公

造九層臺費用千億謂左右曰敢有諫者斬孫息乃諫
曰臣能累十三搏基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吾少學未嘗
見也子為寡人作之孫息即以棊子置其下加九雞子
其上左右懼公扶伏氣息不續曰危哉危哉孫息曰
臣謂是不危也復有危此者公曰願見之孫息曰九層
之臺三年不成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國用空虛戶口減
少吏民叛亡鄰國謀議將興兵社稷一滅君何所望公

曰寡人之過乃至於此即壞九層之臺 呂氏春秋曰
越饑請食於吳子胥諫曰不可與也夫吳之與越接土
鄰境道易人通仇讐敵戰之國非吳喪越越必喪吳今
將輸之粟是長吾仇讐財匱民怨悔無及也吳王不從
後吳饑請於越越弗與反攻之夫差為禽 史記曰趙
肅侯遊大陸出於鹿門大戊午扣馬曰耕事方急一日
不作百日不食肅侯下車而謝之 又曰始皇長子扶
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今皆重法繩之臣恐

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於上郡
又曰沛公入秦宮室幃帳重寶狗馬婦女以千數意
欲留居之樊噲諫不聽張良諫曰夫秦為無道故沛公
得至此夫為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為資今始入秦即安
其樂此所謂助桀為虐也且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
口利於病沛公乃還軍霸上 又曰高帝欲以趙王如
意易太子叔孫通諫曰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吕后與
陛下攻苦食淡其可背哉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

誅以頸血汚地帝曰公罷矣吾特戲耳叔孫通曰太子

者天下根本本一搖天下振動奈何以天下戲 漢書

曰郅都景帝時為中郎將敢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嘗從
入上林賈姬在厠野彘入厠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
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
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上亦賜金百斤 漢武故事曰
汲黯諫上曰陛下愛才樂士求之無倦比得一人勞心
苦神未盡其用輒已殺之以有限之士資無已之誅陛

下欲誰與為治乎 漢書曰薛廣德敢直言諫諍上幸

甘泉因留射獵廣德上書曰竊見關東困極民人流離
陛下日撞亡秦之鐘聽鄭衛之樂臣誠悼之今士卒暴
露從官勞倦願陛下亟反宮思與百姓同憂樂天下幸
甚上即日還 又曰梅福上書諫成帝曰天下之士民

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言可採取者秩
以斗升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
吐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之條貫國家之表裏爛然

可睹矣 又曰哀帝時杜欽諫曰臣聞非仁無以廣施

非義無以正身今漢承周秦之弊宜抑文尚質表實去

偽臣竊有所憂言之拂心逆耳不言則漸日長禍不細

臣聞翫色不厭必生好憎之心好憎之心生即愛寵偏

於一人 汝南先賢傳曰建武八年車駕西征隗囂郭

憲諫曰天下初定車駕未可以動憲乃當車拔佩刀以

斷車鞅

一作鞅

帝不從遂上隴其後潁川兵起乃迴駕而

還帝歎曰恨不用郭憲之言 東觀漢記曰張湛為光

祿大夫數諫湛常乘白馬上每有異政輒言白馬生且
復諫矣 謝承後漢書曰陳蕃諫桓帝曰當今之世有
三空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是謂三空加之兵戎未戢
四方離散是陛下焦心毀顏坐而待旦之時也豈宜揚
旗耀武騁心輿馬之觀乎 魏畧曰太祖欲征吳而雨
霖三軍多不願行太祖知其然恐外有諫者教曰今雖
戒嚴未知所之有諫者死賈逵乃諫太祖怒收逵送獄
魏志曰辛毗字佐治能直諫文帝踐祚為侍中帝欲

徙冀州十萬戶實河南時旱蝗民饑毗與朝臣俱求見
帝知其欲諫作色以見之皆莫敢言毗曰陛下欲徙其
計安出帝曰卿謂我徙之非耶毘曰誠以為非也帝曰
吾不與卿共議也帝起入內毘隨而引其裾帝遂奮衣
不還良久乃出曰卿持我何太急耶毘曰今徙既失民
心又無以食也帝遂徙其半 吳志曰孫權既為吳王
懽宴之末自起行酒虞翻伏地佯醉不持權去翻起坐
權於是大怒手劒欲擊之侍坐者莫不惶遽唯大司農

劉基起抱權諫曰大王以三爵後殺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且大王以能容賢故海內望風今一朝棄之可乎翻由是得免 增經濟類編曰宋明帝以故第為湘宮寺備極壯麗欲造十級浮圖而不能乃分為二新安太守巢尚之罷郡入見帝謂曰卿至湘宮寺未此是我大功德用錢不少通直散騎侍郎虞愿侍側曰此皆百姓賣兒貼婦錢所為佛若有知當慈悲嗟愍罪高浮圖何功德之有侍坐者失色帝怒使人驅下殿愿徐去

無異容又帝好圍碁碁甚拙與第一品彭城丞王抗圍碁抗假借之曰皇帝飛碁臣抗不能斷帝終不悟好之愈篤愿曰堯以此教丹朱非人主所宜好也帝雖怒甚以愿王國舊臣每優容之又曰北魏中書侍郎高允好切諫朝廷事有不便允輒求見高宗嘗屏左右以待之或自朝至暮或連日不出羣臣莫知其所言語或痛切高宗所不忍聞命左右扶出然終善遇之時有上事為激訐者高宗省之謂羣臣曰君父一也父有過子何

不作書於衆中諫之而於私室屏處諫者豈非不欲其
父之惡彰於外邪至於事君何獨不然君有得失不得
面陳而上表顯諫欲以彰君之短明己之直此豈忠臣
所為乎如高允者乃真忠臣也朕有過未嘗不面言至
有朕所不堪聞者允皆無所避朕聞其過而天下不知
可不為忠乎允為郎二十七年不徙官高宗謂羣臣曰
汝等雖執弓刀在朕左右徒立耳未嘗有一言規正唯
伺朕喜悅之際祈官乞爵今皆無功而至王公允執筆

佐我國家數十年為益不少不過為郎汝等不自愧乎

乃拜允中書令又曰魏徵容貌不逾中人而有膽畧

善回人主意每犯顏苦諫或逢太宗怒甚徵神色不移

太宗亦為霽威嘗謁告上冢還言於太宗曰人言陛下

欲幸南山外皆嚴裝已畢而竟不行何也太宗笑曰初

實有此心畏卿嗔故中輟耳太宗嘗得佳鵠自臂之望

見徵來匿懷中徵奏事故久不已鵠竟死懷中又曰

太宗宴近臣於丹霄殿長孫無忌曰王珪魏徵昔為仇

雙言不謂今日同得此宴太宗曰徵珪盡心所事故我用之然徵每諫我不從我與之言輒不應何也魏徵對曰臣以事為不可故諫若陛下不從而臣應之則事遂施行故不敢應太宗曰且應而復諫庸何傷對曰昔堯戒羣臣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臣心知其非而口應陛下乃面從也豈稷契事舜之意邪太宗大笑曰人言魏徵舉止疎慢我視之更覺斌媚正為此耳徵起拜謝曰陛下開臣使言故臣得盡其愚若陛下拘而不受臣何敢數

犯顏色乎 太平御覽曰太宗問褚遂良曰舜造漆器

禹雕其俎當年諫舜禹者十餘人食器之間苦諫何也

遂良對曰雕琢害農事組纂傷女工首創奢淫危亡之

漸漆器不已必金為之金器不已必玉為之所以諍臣

必諫其漸及其滿盈無所復諫太宗以為然 經濟類

編曰太宗好文學而辯敏羣臣言事者上引古今以折

之多不能對劉洎上書諫曰帝王之與凡庶聖哲之與

庸愚上下相懸擬倫斯絕陛下降恩旨假慈顏凝旒以

聽其言虛襟以納其說猶恐羣下未敢對敷况動神機
縱天辯飾辭以折其理引古以排其議欲令凡庶何階
應答至如秦政強辯失人心於自矜魏文宏才虧衆望
於虛說此才辯之累較然可知矣太宗飛白答之曰非
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比有談論遂至煩多輕物
驕人恐由茲道形神心氣非此為勞今聞謹言虛懷以
改 彙苑曰韓休峭直於時政得失言之未嘗不盡玄
宗嘗獵苑中或大張樂所過差必視左右曰韓休知否

已而疏輒至嘗引鑑默默不樂左右曰自韓休為相陛下無一日歡何不逐之帝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且蕭嵩啟事必順旨我退而思天下不安寢韓休敷陳治道多訐直我退而思天下寢必安吾用休社稷計耳唐書曰陸贄勸德宗於羣臣參曰使極言得失聽納無倦兼天下之智以為聰明帝曰朕豈不推誠然上封者惟譏斥人短長類非忠直又諫者不密要須歸曲於朕以自取名朕見言事多矣大抵雷同道聽加質則窮故頃

不詔次對豈曰倦哉勢退而上疏極言不可帝頗采納

又曰憲宗初李絳言古帝王以納諫為聖拒諫為昏
今不聞進規納忠何以知天下事帝曰韋處厚路隋數
上疏其言忠切顧卿未知爾由是中外推其靖密 經

濟類編曰憲宗每有軍國大事必與諸學士謀之嘗踰
月不見學士李絳等上言臣等飽食不言其自為計則
得矣如陛下何上遂召對白居易因論事言陛下錯矣
上變色而罷密召絳謂曰居易小臣不遜須令出院絳

曰陛下容納直言故羣臣敢竭誠無隱居易言雖少慙
志在納忠陛下今日罪之臣恐天下各思箝口非所以
廣聰明昭聖德也上悅待居易如初上嘗欲近獵苑中
至蓬萊池西謂左右曰李絳必諫不如且止絳嘗面陳
吐突承璀專橫語極懇切上作色曰卿言太過絳泣曰
陛下置臣於腹心耳目之地若臣畏避左右愛身不言
是臣負陛下言之而陛下惡聞乃陛下負臣也上怒解
曰卿所言皆人所不能言真忠臣也他日盡言皆應如

是唐書曰敬宗將幸東都大臣切諫帝恚曰朕意決矣雖從官宮人自挾餽無擾百姓趣有司檢料行宮中外莫敢言裴度從容奏國家建別都本備巡幸自艱難以來宮闕署屯百司之區荒圯弗治假歲月完新然後可行倉卒無備有司且得罪帝悅曰羣臣諫朕不及此如卿言誠有未便安用往耶又曰劉栖楚敬宗時為右拾遺敬宗視朝常晏數游畋失德栖楚極諫額叩龍墀血被面李逢吉傳詔毋叩頭待詔旨栖楚捧首立帝

動容揚袂使去栖楚曰不聽臣言請死於此有詔慰諭乃出 太平御覽曰文宗時魏謩為起居舍人紫宸入謝召謩之曰事有不當亟須論奏謩曰臣頃為諫官合伸規諷今居史職職在記言不敢越職踰分帝曰凡兩省官並合論事勿拘此言 又曰謩儀容魁偉言論切直與同列上前言事他宰相必委曲規諷唯謩謹言無所畏避宣宗每曰魏謩綽有祖風 經濟類編曰宣宗欲幸華清宮諫官論之甚切上為之止上樂聞規諫凡

諫官論事門下封駁苟合於理多屈意從之得大臣章
疏必焚香盥手而讀之又曰宋真宗時寇準為樞密
直學士嘗奏事殿中語不合帝怒起準輒引帝衣請復
坐事決乃退帝嘉之及旱蝗帝召近臣問以得失衆以
天數對準曰洪範天人之際應若影響大旱之證蓋刑
有所不平也帝怒起入禁中頃之復召準問以不平狀
準曰願召二府至臣即言之二府入準乃曰頃者祖吉
王淮皆侮法受賕吉贓少乃伏誅淮以參政汚之弟盜

主守財至千萬止杖之仍復其官非不平而何帝以問

沔沔頓首謝於是切責沔而以準為可大用遂命為樞

密副使 宋史曰真宗嘗謂李沆曰田錫直臣也朝廷

少有闕失方在思慮錫之章奏已至矣若此諫官亦不

可得錫耿介寡合未嘗趨權貴之門居公庭危坐終日

無懈容慕魏徵李絳之為人以盡規獻替為已任嘗曰

吾立朝以來章疏五十有二皆諫臣任職之常言苟獲

從幸也豈可藏副示後謗時賣直邪悉命焚之 宋史

紀事曰真宗自封禪之後士大夫爭奏符瑞獻贊頌崔
立獨言水發徐兗旱連江淮無為烈風金陵大火是天
所以戒驕矜也 又曰仁宗廢皇后郭氏敕臺諫章奏
不得入於是中丞孔道輔諫官范仲淹御史蔣堂等詣
垂拱殿伏奏殿門闔不為通道輔扣環大呼呂夷簡奏
言伏閣請對非太平美事遂出道輔仲淹於外 宋史
曰何郯為殿中侍御史言事無所避仁宗曰古有碎首
諫者卿能之乎對曰古者君不從諫則臣有碎首今陛

下受諫如流臣何敢掠美而歸過君父帝欣納之又

曰唐介劾宰相除擬張堯佐兼四使并言文彥博緣閣
侍通宮掖以得執政今顯用堯佐益自固結又言諫官
吳奎表裏觀望語甚切直帝怒其奏不視且言將遠竄
介徐讀畢貶春州別駕改英州梅堯臣李師中皆賦詩
激美由是直聲動天下士大夫稱真御史必曰唐子方
而不敢名 經濟類編曰仁宗時孫沔上言自孔道輔
范仲淹被黜凡在縉紳盡懷緘默乞少霽天威用存國

體疏入責知衡山縣沔未知有責命復上書曰深宮之中侍左右者刀鋸之餘悅耳目者豔冶之色宸禁書巖乘輿天遠未見款召名臣清問外事詢祖宗之紀綱質朝廷之得失徒修簡易之名未益承平之化書奏再責永州酒務 宋史紀事曰翰林學士范鎮言孔文仲對策草茅疎遠不識忌諱且以直言求之而又罪之恐為聖明之累不聽鎮以言不用乞致仕復極論青苗之害且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

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疏入王安石大怒自草制極詆
之遂以戶部侍郎致仕鎮謝表畧曰願陛下集羣議為
耳目以除壅蔽之奸任老臣為腹心以養中和之福天
下聞而壯之 又曰鄭俠以言事得罪編管汀州御史
臺吏楊忠信謁俠曰御史緘默不言而君上書不已是
言責在監門而臺中無人也取懷中名臣諫疏二帙授
俠曰以此為正人助 又曰哲宗初政詔百官言朝政
闕失榜於朝堂時大臣有不悅者設六事於詔語中以

禁遏之曰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
迎合已行之令上以觀望朝廷之意以僥倖希進下以
眩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虛譽若此者必罰無赦太后封
詔草示司馬光光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
言則入六事矣 經濟類編曰哲宗劉妃多材藝有盛
寵既構廢孟后章惇與內侍郝隨等相結請妃正位中
宮時帝未有儲嗣會妃生子茂帝大喜遂立焉鄒浩以
數論事帝親擢為右正言乃上疏言賢妃與孟后爭寵

而孟后廢今立之殊累聖德乞追停冊禮帝曰此祖宗
故事豈獨朕耶蓋指真宗立劉德妃也浩對曰祖宗大
德可法者多矣陛下不之取而効其小疵耶帝變色持
其章躊躇若有所思因付於外明日章惇詆其狂妄除
名勒停羈管新州初陽翟田畫議論慷慨與浩以氣節
相激厲劉后立畫謂人曰志完不言可以絕交矣浩既
得罪畫迎諸途浩出涕畫正色責之曰使志完隱默官
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

願君母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為者未止此也浩茫然自失謝曰君贈我厚矣又曰孝宗時劉珙自湖南召還初入見帝首論獨斷雖英主之能事然必合衆智而質之以至公然後有以合乎天理人心之正而事無不成若棄僉謀徇私見而有獨御區宇之心則適所以蔽四達之明而左右私昵之臣將有乘之以干天下之公議帝嘉納之授翰林學士復上言世儒多病漢高帝不悅學輕儒生臣以為高帝所不悅者特腐儒俗學耳使當

時有以二帝三王之學告之知其必敬信功烈不止此
因陳聖王之學以明理正心為萬事之綱帝稱善又
曰知南康軍朱熹疏言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
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
之臣上以蠱惑陛下之心志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
嗜利無恥者盜陛下之權竊陛下之柄使陛下之號令
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一二人之門名為陛下獨
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臣恐莫大之禍必至之

憂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知之帝讀之大怒曰是以我
為亡也諭趙雄令分析雄言於帝曰士之好名陛下疾
之愈甚則人之譽之愈衆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
事任能否自見矣帝以為然詔以熹提舉江西常平茶
鹽 宋史紀事曰光宗久不朝重華宮百官力請不聽
中書舍人陳傅良等上疏極言之帝感悟趣命駕往朝
百官班立以俟帝出至御屏李后挽留帝入曰天寒官
家且飲酒百官侍衛相顧莫敢言傅良趨進引帝裾請

母入因至屏後后叱曰此何地秀才欲斫頭邪傳良痛

哭於庭后使人問曰此何理也傳良曰子諫父不聽則

號泣而隨之后益怒遂傳旨罷還內 金史曰陳規字

正叔貞祐時為監察御史宣宗嘗召文繡署令王壽孫

作大紅半身繡衣且戒勿令陳規知及成進召壽孫問

曰曾令陳規知否壽孫頓首言臣侍禁庭凡宮中大小

事不敢為外人言况親被聖訓乎上因歎曰陳規若知

必以華飾諫我我實畏其言蓋規言事不假借朝望甚

重凡宮中舉事上必曰恐陳規有言一時近臣切議惟

畏陳正叔云 元史曰僧格當國引用黨與鉤考天下

錢穀中外騷動廷臣莫敢言者徹爾乃於帝前具陳僧

格姦狀辭語激烈帝怒謂其詆毀大臣命左右批其頰

徹爾辯愈力且曰臣與僧格無讐言所以力數其罪而不

顧身者正為國家計耳苟畏聖怒而不敢言則奸臣何

由而除民害何由而息帝悟命帥羽林籍僧格家按誅

之 又曰布呼密叅議中書省事時盧世榮阿附僧格

言能用已則國賦可十倍於舊帝以問布呼密對曰自昔聚斂之臣如桑弘羊宇文融之徒操利術以惑時君始莫不謂之忠及其罪稔惡著國與民俱困雖悔何及臣願陛下無納其說帝不聽及世宗以罪被誅帝語之曰朕殊愧卿又曰有江南人言宋宗室反者命遣使捕至闕下使已發鄂爾根薩里趣入諫曰言者必妄使不可遣帝曰卿何以知之對曰若果反郡縣何以不知言者不由郡縣而言之闕庭必其仇也且江南初定民

疑未附一旦以小民浮言輒捕之人人自危徒中言者
之計帝悟召使者還俾械繫言者下郡治之立伏果以
嘗貸錢不從誣之帝曰非卿言幾誤

經濟類編曰元

武宗時阿實克布哈見帝容色日悴乘間進曰陛下八珍
之味不知御萬金之身不知愛而惟麴蘖是耽妃嬪是
好是猶兩斧伐孤樹未有不顛仆者陛下縱不自愛獨
不思祖宗付託之重天下仰望之切乎帝悅曰非卿孰
為朕言因命進酒阿實克布哈頓首謝曰臣方欲陛下節

飲而反勸之是臣之言不信於陛下也臣不敢奉詔左

右皆賀帝得直臣 又曰元英宗欲以元夕張燈禁中

為鰲山時張養浩以禮部尚書叅議中書省事遂具疏

因拜珠以諫曰世祖臨御三十餘年每值元夕閭閻之

間燈火亦禁況闕廷宮掖之嚴遽尤當戒慎今燈山之

構所翫者小所繫者大所樂者淺所患者深帝大怒既

而喜曰非張希孟不敢言即罷之賜養浩尚服金織幣

一帛一以旌其直 元史曰英宗從容謂拜珠曰朕思

天下之大非朕一人思慮所及汝為朕股肱毋忘規諫
以輔朕之不逮拜珠頓首曰臣等敢不竭忠然事言之
則易行之則難惟陛下力行臣等不言則臣等之罪帝
嘉納之 又曰帝嘗謂拜珠曰今亦有如唐魏徵之敢
諫者乎對曰盤圓則水圓盂方則水方有太宗納諫之
君則有魏徵敢諫之臣帝善之 明紀事本末曰洪武

時以五星紊度日月相刑下詔求言山西平遙訓導葉
居升聞詔謂人曰今天下有三事其二事易見而患小

其一事難知而患大此三者積於吾心久矣況有明詔

乎乃上言臣觀當今之事太過者有三曰分封太多也

曰用刑太繁也曰求治太速也書奏逮問瘐死獄中

又曰洪武十年詔天下臣民言事得實封直達御前

又曰仁宗時大理寺少卿戈謙言事過激呂震等交奏

其沽名上頗厭之因免謙朝叅楊士奇進曰四方朝覲

之臣咸在豈能盡知謙過傳之於遠將謂朝廷不能容

直言上惕然曰此呂震誤朕也遂命士奇書敕引過而

待謙如初 又曰宣宗征高煦旋師駐驛獻縣陳山勸
上移師彰德襲執趙王令楊士奇草詔士奇曰事須有
實天地鬼神豈可欺哉且勅旨以何為辭又謂蹇義夏
原吉等曰太宗皇帝惟三子今上親叔二人一人有罪
者不可恕其無罪者當厚之庶幾仰慰皇祖在天之靈
蹇義以士奇言白上不懌然亦不復言移兵矣 獻徵
錄曰鍾同為御史景帝時積陰晦求直言同上章言父
有天下固當傳之於子然太子薨逝則知天命有在皇

儲未建國本無依太上皇於皇上友愛甚周上皇之子

兄弟之子猶子也伏惟擇日行禮復其儲位天下幸甚

帝不懌後數日禮部郎中章綸繼以復儲言有旨鞫訊

蔓辭連及並下錦衣獄明年南京大理少卿廖莊亦先

議及諸事至是以考績來上憤其言下獄被杖左右曰

皆鍾同倡論乃封大杖入狴杖至百同死獄中 明紀

事本末曰天順間御史楊瑄劾太監曹吉祥忠國公石

亨奪民田且言怙寵擅權之罪上顧徐有貞李賢曰御

史敢言如此國家之福也吉祥在旁慚懼盛怒欲罪之上不許 又曰孝宗時王恕為吏部尚書遇事敢言時有建白衆議謂業已行矣恕言天下事苟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為害若謂已行不及改則古之納諫如流豈皆未行乎 又曰孝宗召大學士劉健等議日講事上曰講書須推明聖賢之旨直言無諱若恐傷時過為隱覆不盡雖日進講亦何益乎且先生輩與翰林諸官是輔導之職皆所當言健對曰臣等若不敢言則其餘百

官無復敢言者矣上曰然 又曰戶部主事李夢陽上書指斥弊政反覆數萬言內指外戚壽寧侯尤切至疏入皇后母金夫人及張鶴齡深恨之日泣訴於上前上不得已下夢陽獄科道交章論救金夫人猶在上前泣涕求加重刑上怒推案起旣而法司具獄詞以請上徑批夢陽復職一日劉大夏被召便殿奏事畢上曰近日外議如何大夏曰近釋李夢陽中外歡呼至德如天地上曰夢陽疏內張氏二字

張氏指外戚猶言張家也

左右謂其語涉

皇后朕不得已下之獄比法司奏上朕試問左右作何
批行一人曰此人狂妄宜杖釋之朕揣知此輩欲重責
夢陽致死以快宮中之忿朕所以即釋復職更不令法
司擬罪也大夏頓首曰陛下行此一事堯舜之仁也

又曰武宗初內侍劉瑾與其黨八人為狗馬鷹犬歌舞
角觝以娛帝瑾尤獐黠漸用事戶部尚書韓文每退朝
對僚屬言輒泣下郎中李夢陽曰比言官章入交劾諸
內侍章下閣閣下持劾章甚力公誠及此時率諸大臣

死爭去瑾輩易耳文將鬚昂肩毅然曰是也即事勿濟
吾年足死矣不死不足以報國乃囑夢陽具疏草曰母
文文覽弗省也母多多覽弗竟也疏具遂合九卿諸大
臣上言請將太監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祥魏彬劉瑾
丘聚高鳳等縛送法司以消禍萌疏入上驚泣不食諸
閣大懼先是科道交章請除羣奸閣議持章不肯下諸
閣已窘會諸大臣疏又入於是上遣司禮監八人齊詣
閣議一日三至健等卒持不下明日命諸大臣入傳諭

曰諸大臣愛君憂國言良是第奴儕侍上久不忍即置之法幸少寬之上自處耳衆相顧莫敢出一語韓文曰今海內民窮盜起天變日增羣小輒導上游宴無度荒棄萬幾文等備員卿佐何忍無言是日諸閹益窘自求安置南京而閣議又持不從時王岳與司禮太監范亨徐智等亦助文等密奏上上不得已允之待明旦發旨捕瑾等下獄而吏部尚書焦芳者故與瑾善遂以所謀泄之瑾瑾等八人遂夜趨上前環跪哭曰害瑾等者岳

也於是立命劉瑾入掌司禮監丘聚等分據要任瑾傳命榜岳亨智逐之南京而外廷未知也晨伏闕則旨下健等知事不可為各上疏求去文等皆罷斥瑾矯詔以劉健謝遷韓文等皆為奸黨榜於朝堂 又曰武宗議

北征自稱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朱壽巡邊以江彬為威武副將軍扈行令內閣草敕大學士楊廷和梁儲蔣冕毛紀上疏力諫且云萬一宗藩中援祖訓指此為言陛下何以應之又或以朝無正臣內有奸邪為名陞

下之左右與臣等又何以自解不聽廷和遂稱疾不出
上御左順門召梁儲面趣令草制儲對曰他可將順此
制斷不可草上大怒挺劍起曰不草制齒此劍儲免冠
伏地泣諫曰臣逆命有罪願就死草制則以臣名君臣
死不敢奉命良久上擲劍去乃自稱之不復草制又
曰正德十四年制下南巡上欲登岱宗歷徐揚至南京
臨蘇浙浮江漢祠武當徧觀中原時寧王宸濠久蓄異
謀人情洶洶翰林修撰舒芬等約羣臣上疏乞留俱會

闕下疏先後入上大怒下黃輦陸震等六人錦衣獄命
舒芬等百有七人跪午門外五日俱廷杖遷謫有差杖
死者十有餘人車駕竟不出又曰世宗興獻議主張
璉桂萼之說伯孝宗而考興獻召百官至左順門敕曰
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今更定尊號曰聖母章聖皇太
后後四日恭上冊寶何孟春退草疏達旦語禮部侍郎
朱希周曰此禮復更禮官尤當爭之於是希周率郎中
余才江必東等上言皇上考孝宗母昭聖已越三年今

更定之論忽從中出則明詔為虛文不足取信於天下
於是翰林寺部臺諫諸臣各上言力爭本生二字不宜
削章十三上俱留中不報金獻民徐文華倡言曰諸疏
留中必改孝宗為伯考則太廟無考正統有間矣何孟
春曰憲宗朝尚書姚夔率百官伏哭文華門爭慈懿皇
太后葬禮此國朝故事也楊慎曰國家養士百五十年
仗節死義正在今日王元正張翀等遂遮留羣臣於金
水橋南曰萬世瞻仰在此一舉今日有不力爭者共擊

之於是羣臣俱赴左順門跪伏有大呼高皇帝孝宗皇帝者帝聞命司禮監諭退羣臣仍伏不起自辰至午帝怒命收繫諸為首者豐熙張翀等八人于獄楊慎王元正乃撼門大哭一時羣臣皆哭聲震闕廷上大怒悉逮繫之於是編修王相等一百八十餘人各杖有差病創卒者凡十九人 又曰嘉靖四十四年戶部主事海瑞上言陛下謬謂長生可得一意修玄土木興作二十餘年不視朝政法紀弛矣數行推廣事例名器濫矣二王

不相見人以為薄於父子以猜疑誹謗戮辱臣下人以
為薄於君臣樂西苑而不返大內人以為薄於夫婦今
愚民之言曰嘉者家也靖者盡也謂民窮財盡靡有子
遺也然而內外臣工修齋建醮相率進香天桃天藥相
率表賀理之所無斷可見已民熙物洽薰為泰和陛下
性中真藥也道與天通命由我立陛下性中真壽也疏
上帝大怒命逮繫下鎮撫司

諫三

原后聖

臣直

上詳諫一

漢書薛廣德為御史大夫

直言諫諍上出便門欲御樓船廣德頓

首曰宜從橋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汙車輪上不悅

光祿大夫張猛進曰臣聞君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上

乃從

當車

扣馬

尚書洪範五行傳昌邑王賀為帝天陰七日晝夜不見日月賀欲出

橋行光祿大夫夏侯勝當車諫曰天久陰不雨臣下有謀

上者陛下欲何之崔鴻前秦錄苻堅如鄴狩於西山

伶人王洛扣馬而諫乃止

汙輪

折檻

上詳前漢書成帝時朱雲上疏求見公卿在前雲

曰願賜上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因指言張

禹上大怒曰庭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

檻檻折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左將

軍辛慶忌叩頭流血諫曰此臣素狂直使其言非固當

容之上意解及當治檻上曰

勿易因而葺之以旌直臣

逆耳

拂心

並詳

三

責五失

晏子春秋景公遊大阜望齊國曰嗚呼古而無死何如晏子曰古而無死則太公長有齊

國公不悅無幾梁丘據乘六馬公曰據與我和乎晏子

曰此同也公作色無幾公使襁彗星晏子曰天教也若

受諫賢聖彗星將亡公色不悅及晏子卒出位屏而泣

曰昔夫子一日三責我今孰責寡人乎王隱晉書齊

王同輔政驕矜多過鄭方諫曰王安不慮危眈於酒色

其失一王檄命當使天下穆如清風今則不然其失二

四夷交侵不以為念其失三與義人勞窮苦不聞賑救

之令其失四又與義兵論功未息其失五同曰孤不能

以致五閭若無

斷鞅

攬轡

上詳諫二段龜龍西涼記呂纂馳騁游獵或

子則不聞其過

馬奔溝塹之間殿中侍御史王回控

馬諫曰陛下宜憶袁盎攬轡之言

犯顏

逆意

後漢

書姚期重於信義在朝廷憂國愛主其有不得於心必

犯顏諫爭

魏志明帝時衛顗上疏曰順顏者愛所由

生逆意者惡所從至故人皆順顏而避逆意

屏几

迴輿

崔鴻前涼錄張駿譙羣僚議欲

嚴刑峻制衆咸以為宜參軍黃斌進曰臣未見其可尊

親犯令則令不行矣駿屏几改容曰微黃生吾不聞過

矣後漢書帝嘗出鉞期免冠頓首車前曰古今之

戒變不意而成不願陛下微行數出帝為迴輿而還

七人一士

孝經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天下史記商君傳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

諤諤伏蒲削髡頓首伏青蒲上泣諫注以青規地曰

青蒲魏志陳羣前後密諫得失每

上封輒削髡人多譏其默後乃知之

刃斬

兵臨

左傳

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口如響國其若

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矢注以已喻鋒

刃欲自摩厲以斬王之淫惡鬻拳強以楚子楚子弗

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

遂自則也

補袞闕

識履聲

詩袞職有闕唯仲山甫補之漢書鄭崇為尚書僕射數

諫爭上初納用之每見曳革履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

面折

頭軼

漢書陳平謂王陵曰

面折廷爭我不如君安劉氏宗廟君不如我後漢書

光武嘗欲出遊申屠剛以隴蜀未平不宜宴安逸豫不

見聽遂以頭軼乘輿輪帝遂

無隱

勿欺

禮事君有犯無隱

為止注軼謂以頭止車輪也

下見論語

輔台德

格君心

書朝夕納誨以輔台德注台我也下見孟子

造

辟規王

穀梁傳古者造辟而言詭辭而出詩序沔水規宣王也

危言危行

啟心沃心

上見論語書啟乃心沃朕心

不密則失

有益則為

易君

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禮為

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

稽于眾

逆于

心書稽于衆舍已從人

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

有諫無訕

余違汝弼

上見禮

止妾為妻

以規為瑱

國語司馬子期欲以其妾為內子訪之左

下見書

史倚相曰吾有妾而愿欲笄之其可乎對曰昔先大夫

子囊違王之命諡子夕嗜芟子木有羊饋而無芟薦君

子曰違而道穀陽豎愛子反之勞也而獻飲焉以弊于

鄙芋尹申亥從靈王之欲以隕乾谿君子曰從而逆君

子之行欲其道也故進退周旋唯道之從夫子未能違

若教之欲以之道而去芟薦吾子經楚國而欲薦芟以

干之其可乎子期乃止楚靈王虐白公子張驟諫王

病之曰子復語不穀雖不能用吾慙寘之于耳對曰賴

君之用也故言不然已蒲之犀犛

傳言

獻藝

左傳自王

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為書瞽為詩工誦

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於市百工獻藝故

夏書曰道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

歲諫

規誨

並見上

烈士獻詩

庶人傳語

國語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

詩替獻典史獻書師歲瞻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替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

旅賁之規

誓御之箴

國語衛武公年九十猶箴儆於國

曰自知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道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誓御之箴臨事有替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

增懇愍

謇正

唐書高祖獵唐書高祖獵

懇愍致諫帝納其言後漢書韋彪上議曰諫議之職應用公直之士通才謇正有補益於朝者

沉

密 鯁切

唐書李晟在鳳翔嘗謂僚佐曰魏徵好直諫余竊慕之行軍司馬李叔度曰此縉紳儒者

事公勲德何希是哉晟斂容曰司馬失辭矣晟任兼宰相知朝廷得失而不言何以爲臣哉叔度慙而退及在朝廷上有所顧問極言無隱而性沉密未嘗泄於人事文類聚宋蕭燧字照鄰遷諫議大夫入謝孝宗曰卿論議鯁切不求名譽糾正奸邪不卹仇怨故制詞謂善不近名仁必有勇道上意也

碎衣 隱

柱 經濟類編宋徽宗時童貫與黃經臣用事陳禾上書言貫經臣怙寵弄權之罪願亟竄之遠方論奏未終

帝拂衣起禾引帝衣請畢其說衣裾落帝曰正言碎朕衣矣禾言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報陛下此曹今日受富貴之利他日陛下受危亡之禍言愈切內侍請帝易衣帝却之曰留以旌直臣通鑑隋煬帝問侍臣盜賊宇文述曰漸少帝曰比從來少幾何對曰不能什一納言蘇威引身隱柱帝呼前問之對曰但患漸近

帝曰何謂也威曰他日賊據長白山今近在汜水且往日租賦丁役今皆何在豈非其人皆化為盜乎帝不悅而罷

遂良還笏

元亮置笏

唐書高宗將廢王皇后立武昭儀褚遂良諫不聽乃

置笏殿階曰還陛下笏解巾叩頭流血帝大怒令引出

崔元亮清慎介特太和時改諫議大夫朝廷推為宿

望鄭注構宋申錫元亮率諫官叩延英苦諍反復數百言文宗未諭元亮置笏在陛復言帝悟人服其不撓

設諫鼓

請諫紙

唐書吳兢疏云堯設諫鼓類聚白居易與元稹書云僕為諫

官月請

殿上虎

朝陽鳳

人物志宋劉安世字器之哲宗時歷臺諫知無不言

諫紙

言無不盡其面折廷諫至雷霆之怒赫然則執簡却立天威少霽復前極論一時奏對且前且却者或至四五殿廷觀者皆流汗縮竦目之曰殿上虎獻徵錄明林俊初授刑部員外郎時妖僧繼曉挾近倖梁方以祕術

進得被殊眷發內帑數十萬營建大鎮國永昌寺俊上疏極論請斬繼曉而熙方言甚激烈憲宗怒俊自知必死尋下詔獄對益厲謫姚州判官時言路久塞臺諫噤不敢作一語俊直聲振海內人比之鳳鳴朝陽云

惜臺綱

論諫職

元史文宗時臺臣嘗奏除目文宗以筆塗一人姓名而綴將作院官閭閻

之名臺臣言閭閻為人詆譖惟可任教坊司若以居風紀則臺綱埽地矣文宗乃止宋史理宗時洪咨夔召入因論臺諫失職有云月課將臨筆不敢下稱量議論之異同揣摩情分之厚薄可否未決吞吐未能其相率勇往而不顧者恭請聖駕款謁景靈宮而已臺臣深銜之

介亦好異

浩不知幾

事文類聚慶厯中余靖歐陽修王素蔡襄為諫官力引石介時范仲淹曰石介剛正天下所聞然性亦好異使為諫官必以難行之事責人君以必行少拂其意則引裾折檻叩頭流血無所不為主上雖富有春秋然無失

德朝廷政事亦自修舉安用如此諫官也 經濟類編
有曾誕者嘗三以書勸鄒浩論孟后事浩不報及浩以
諫廢誕作玉山主人對客問以譏浩不能力諫
孟后之廢而俟朝廷過舉乃言為不知幾云

晝度

夜思 身退言行

唐書元和時李絳見浴堂殿帝曰此

黜其尤者若何絳曰此非陛下意必儉人以此營誤上
心自古納諫昌拒諫亡夫人臣進言豈易哉君尊如天
臣卑如地如有雷霆之威彼晝度夜思始欲陳十事俄
而去五六及將以聞則又憚而削其半故上達者財十
二雖開納獎勵尚恐不至今乃欲譴訶之使直士杜口
非社稷利也帝曰非卿言我不知諫之益 獻徵錄明
陳讓字原禮為御史肅皇帝嗣統迎興獻太后入張太
后仍以藩妃禮遇之兩宮以是有郤巨俠劉東山者睥
睨兩宮間將以奇論取富貴乃令其黨搆誣張鶴齡兄
弟有逆謀詞連宮禁諸司不敢出一語讓捕東山下獄

究其罪東山度不可脫令其黨告變且誣讓為張氏羽翼併下獄讓從獄中上疏謂陛下有帝舜克諧底豫之孝而東山乃敢公言暴秦遷母之事宜亟正典刑以安宗社上覽疏意稍解會西曹鞠東山所奏無驗併其黨伏誅讓得還職已而興獻后登遐廷議遷興獻帝合葬天壽讓以藩王不宜入祔皇陵乃借堪輿說顯陵氣脉不可泄請以衮帔交葬便上初覽奏怒甚投疏於地少頃復取視曰此言亦是於是遂定不遷之議而執政從旁擠公竟賜罷然公身

面折廷諍 愛君憂國

元史 竇默

雖退而言則已行矣

于國家大計面折廷諍人謂汲黯無以過之 太宗素

嗜酒日與大臣酣飲耶律楚材屢諫不聽乃持酒槽鐵

口進口麴藥能腐物鐵尚如此况五臟乎帝悟語近臣

曰汝曹愛君憂國之心豈有如烏爾圖薩哈勒者耶敕近

臣進酒三鍾而止烏爾圖

薩哈勒者蓋國語長髯人也

汲黯之戇 陸贄之銳 漢書

武帝方招文學儒者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為黯懼上退謂人曰甚矣汲黯之戇也唐書陸贄以上知待之厚事有不可常力爭之所親或規其太銳贄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他無所恤

原匡救其惡 彌縫其闕

並白帖

夙夜在公 日月獻納 一言興邦 三進及

雷

左傳晉靈公不君趙盾士季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雷

而後視之曰

直能寤主 仁有殺身 獻可替否

吾知所過矣

治煩去惑 開諫諍之道 闢忠黨之門 況當不諱

之朝 宜勵勿欺之節 將表効於公忠 豈敢辭於

戮辱 既非言遜之朝 詎有身危之慮 居常不能

寤主 臨難徒欲愛身 辭親策名則將身許 危君

陷惡何以臣為 謹言嘉謀匡其不及 繩愆糾繆格

其非心 思紓國之難惟有盡忠 奮振主之威如何

無罪 在於交友猶忠告而道之 矧伊君臣實惡訐

為直者 盡忠守死誠謂殺身之仁 非罪陷刑是重

納君之惡 殷人守死雖曰比干之賢 魯史正名終

書泄治之罪

上詳殷本紀
下詳春秋

增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

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

並經濟類編

愛其忤以拔忠賢

惡其順以去佞邪 黃帝立靈臺之議者上觀於賢

也 唐堯有衢室之問者下聽於人也

通鑑前編黃帝始受河圖得其

五要乃設靈臺立五官以敘五事堯治天下五十載

不知天下治與不治乃微服遊於康衢聞童謠曰立我

烝民莫匪爾極不

識不知順帝之則 高祖舍周昌桀紂之譬 孝文嘉

識不知順帝之則

袁盎人豕之譏

漢書周昌嘗燕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昌還走帝逐得騎昌項問曰我何如主

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紂之主也於是上笑之文帝幸

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常同坐袁盎引卻慎夫人坐夫人

怒不肯坐上亦怒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

和今陛下既以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以同坐哉

且陛下幸之則厚賜之陛下所以為慎夫人乃適所以禍之也獨不見人豕乎於是上說人語慎夫人賜金五十斤人豕謂戚夫人也 口給者事或非信 辭屈者理或未窮

汲黯在廷以平津為多詐 張昭論將以魯肅為麓

疎

公孫弘封平津侯詳漢書下詳吳志

言路開則忠言讜論得以上

達而化理成 言路閉則奸諛邪佞得以下恣而治道

隳

並獻徵錄

城門閉言路開 城門開言路閉

宋靖康時事詳宋史

紀事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九十六